

我所知道的愛情 ——淺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虞丰園

斯台芬·茨威格一直是我最喜歡的歐洲作家，他用德語寫出了最迷人的愛情。大眾對德語的印象一是句法嚴謹，二是生硬。對於第一點，我充份認同；然而，第二點就是徹底的誤讀了。人們想當然地以為法語浪漫、英語自由散漫、德語硬邦邦，我確實不知道這些想當然的「印象」是由哪個完全沒學過這幾門語言的人想出來的。語言都是多面的，全看使用者想如何呈現它。德語也許讀起來字正腔圓、一絲不苟，但這完全不妨礙茨威格能用這種語言寫出我讀過最浪漫、最溫柔、最單純、最深沉的愛情故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是一個女人一生的寫照。我驚異於全篇如此細膩的心理描寫是由一位男性作家寫出來的。早前看過一句評論，說中國作家裏寫女人寫得最好的一個是曹雪芹，一個是白先勇。前者毋庸置疑是寫女人的大師，然而後者更着眼於女性的身份和女性的生活，對於女性內心的情感表達並非一等一高手。但若要論哪個最懂女人心、最會寫女人心，我認為中外沒有一個男作家比得上茨威格。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凝聚了一個女人一生中的愛與絕望，濃縮了她所有的傾訴、呼喊、悲泣和私語。這樣一篇蘊含着多種情愫的作品，讀上去比史詩更要磅礴。這愛是卑微的、無望的，然而就是這種卑微和無望的愛恰恰成為了支撐陌生女人生存、獨立撫養兒子的動力。她在生命的盡頭，不止一次地傾訴，她小的時候如何偷偷地觀察作家 R、親吻他觸摸過的地方；成長為少女後又如何跑回故地，遠遠地觀望他的一舉一動。「我知道，我現在告訴你的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徑，孩子氣的蠢事。我應該為這些事而感到羞恥，可是我並不這樣，因為我對你的愛從來沒有像在這種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現得更純潔更熱烈的了。」誠然，當一個女

人卑微得連自我保護都無暇顧及的時候，那麼她是的是的確確將自己的全部奉獻給了她愛的人。這種心態，張愛玲說得最好：「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我敬重這種感情。這需要飛蛾撲火一樣非凡的勇氣，以及最純淨的赤子之心。可是現在總有所謂的「感情專家」，寫一些心靈雞湯給當代女性，駁斥這種看似「不自愛、不自重」的心態。然而，假若愛情的心態是可以控制的，所有的感情是可以一分一毫地去計量的話，那麼愛情就已經失去了它的魅力，更不值得一代代的作家費盡心血去寫它了。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攝人心魄之處不只是女主人公濃烈而決絕的愛情，更因為她愛的對象風流而任性，危險而自由。她從一開始就知道她愛的人不會給她想要的關愛和柔情，甚至她得不到他的尊重。於是這段愛情從開始就注定了它刺激卻悲情的命運——它消耗了女人一生的光陰和生命。這段愛情有它荒誕不經的地方，然而誰又能否定在少女特殊的心態和青年作家獨特的個人魅力底下，這樣的愛情是不會發生的呢？女人在生命的盡頭仍努力地回憶和描述作家 R 對自己的意義。「你從一開始就對我這個生性靦腆、膽怯害羞的女孩子具有這樣巨大的力量。你自己還沒有進入我的生活，你的身邊就出現了一個光環，一種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圍。」而在無數次猜測過光環的主人是一個甚麼樣的男人之後，陌生少女的心在遇見他的一瞬間就被俘獲了——「你這道目光好像把對方擁抱起來，吸引到你身邊，既含情脈脈，又蕩人心魄，這是一個天生的誘惑者的目光。……就在這一瞬間，我這個還沒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長為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從此永遠屬於你了。」當無數的作家寫一見鍾情的橋段，大家似乎都忘了精心描寫下一見鍾情的兩位主人公——他們的表情、他們的心理、他們的吸引力。在這一方面，茨威格的功力足以和莎士比亞比肩。羅密歐詠嘆「Juliet is the sun（茱麗葉就是旭日）」，陌生女人則不斷咀嚼、回味着作家投向她的目光。

德語擁有着嚴謹、系統的語法體系，作為一個用德語寫作的作

家，茨威格的精細之處就在於他着眼於主人公每一個情感和心里的起伏，這也是為何眾多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都聲稱他的作品帶有明顯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特點。茨威格抓得住感情裏稍縱即逝，或者虛無縹緲的一瞬，例如愛情中心靈的默契，即心有靈犀。「在這最初的瞬間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覺到你所具有的獨特之處：你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既是一個輕浮、貪玩、喜歡奇遇的熱情少年，同時又是一個在你從事的那門藝術方面無比嚴肅、認真負責、極為淵博、很有學問的長者。……你過着一種雙重生活，既有對外界開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還有十分陰暗的一面，這一面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種最深藏的兩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這個 13 歲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覺到了你身上的這種兩重性，當時像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毫無疑問，陌生女人（當其時還是一個女孩）的愛情熾烈卻不盲目，相反她有一雙慧眼，一眼看穿了她的情人。因了解而熱愛，又全心全意地愛他的全部，誰又能指責這愛情的衝動和卑微呢？這種吞噬一切（consuming）的愛情並非僅僅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子對一個青年作家的依戀和仰慕，他的出現好像救世主一樣照亮了女孩之前黯淡的生命，而用來窺探作家房門的窺視孔，則成了女孩「投向世界的眼睛」。對於一個男人的眷戀改變了女孩的生命軌跡，這種變化如同宗教中的浸洗，因此女孩帶着宗教性的崇拜，全心全意地愛着這個男人，奉獻而不索取，她的愛情恰如聖徒侍奉上主一般聖潔。「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比得上一個孩子暗中懷有的不為人所覺察的愛情，因為這種愛情不抱希望，低聲下氣，曲意逢迎，委身屈從，熱情奔放，這和一個成年婦女的那種慾火熾烈、不知不覺中貪求無厭的愛情完全不同。」然而這種聖徒一般的愛帶給女人的愛是伴隨一生的孤獨、絕望，片刻歡愉後緊隨而至的遺憾和恐懼。「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置身人群之中卻又孤獨生活更可怕的了。」「當時我是第一次遭受這種命運，這種不為你所認出的命運，我一輩子都忍受着這種命運，隨着這種命運而死，沒有被你認出來，一直沒有被你認出來。叫我怎麼向你描繪這種失望的心情呢！」

如果從道德層面上來講，無論是陌生女人，還是青年作家 R，都並非是高尚的人。陌生女人未婚先孕，後來為了讓她和作家唯一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享受上等的生活，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身體，成為眾多名流紳士的情婦；作家 R 風流成性，習慣了從不同的風月場帶交際花回家，而他在夜總會重遇陌生女人的時候，非但沒有認出她來，反而將她當成了妓女，付了錢打發她走。茨威格試圖告訴讀者，就算是兩個道德上不潔的人，也毫不妨礙他們愛情的純粹。尤其是對於陌生女人來說，當對作家的愛情徹底佔據了她的生命時，她已經無暇去理會人類的道德標準了。她也有一顆良善的心，因此當她背棄給了她優質生活、真心愛她的伯爵時，她也會同情他的命運，同時自責自己的薄情寡義，甚至她認為獨子的病亡都是對她薄情的懲罰，然而她卻從來沒有後悔過。她把她一生最真摯的感情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個和她僅有數日露水情緣的作家。

因為在年少的時候，作家曾隨手送了她幾支白玫瑰，她便每逢作家的生日，就差人送去一束白玫瑰。多年以後，當她再次進了作家的家，問起他瓶中插着的白玫瑰時，他說：「我不知道是誰送的，所以我才這麼喜歡它們。」作家一生不受羈絆，他把感情看得很輕。陌生女人太熟悉他的個性，一方面惶恐地隱藏着自己因愛他而悲苦的心情，一方面又在心底熱切地吶喊，希望他可以認出故人。然而她畢竟是失望了。這最後一次，也是最痛苦的一次失望，讓她終於道出了自己生活的不幸和哀怨。「你總是走啊，走啊，不斷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遠等着。曾經有一度我以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這飄忽不定的人兒。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間他就殘忍地撇開我走了，一去永不復返。」每一次吶喊，陌生女人的絕望便有了多一分的刻骨銘心。梁啟超認為，中國文學中，最深刻、最振聾發聵的情感往往言簡意賅，此為「奔迸的表情法」——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其奈公何！梁任公認為，「這些都是極簡單的語句，把極真的情感盡量表出。真所謂『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你若要多着些話，或是說得委婉些，那麼真面目完全喪掉了。」（摘自梁啟超《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

然而在西方文學中，不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深沉的感情往往如同詠嘆調一般，在一次又一次唱詠的助推下，積蓄着感情的力量，最後完成了攝人心魂的噴湧。

達到了這個頂峰以後，所有的情感波濤將會漸漸平息，而人物的命運也走向了歸零的結局。「在我的心裏——這你又怎麼料想得到——只不過是化為語言的意志，經過千百個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迸湧開來的相思啊。」就是這樣致命、痛苦的愛情伴隨了這個女人短暫的一生，她的愛情真的成了至死不渝的絕唱。然而她的癡迷、思念、等待、希望又換來了甚麼？「會回來的，可是回來就甚麼都忘了。」短短一句話，就是陌生女人一生的總結。她的人生從這個男人進入她的生活開始，也終結於這個男人再一次地忘了她。其實，作家在讀完陌生女人的絕筆信後將是甚麼樣的心態？我想，並不會比一般的讀者來的更加深刻。畢竟，他從來沒有愛過她，哪怕她孕育、撫養過他的孩子，她不過是一個鄰家的女孩、溫存過的少女、夜總會風情萬種的「交際花」。他不知道白玫瑰背後的意義，也不知道陌生女人為了愛他背負過所有的苦難。然而最後，他仍舊是被這種偉大、義無反顧、吞噬生命的愛情震懾了——「他感覺到死亡，感覺到不朽的愛情：百感千愁一時湧上他的心頭，他隱約想起了那個看不見的女人，她漂浮不定，然而熱烈奔放，猶如遠方傳來的一陣樂聲。」

張愛玲說，世間所有的感情，沒有一樣不是千瘡百孔的。茨威格筆下千瘡百孔的愛情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在這「千瘡百孔」的表面下，還能望見一個女人最童真、最純粹和最無私的渴望，以及一個看似漫不經心、用情不專的男人，在她逝去後，遙望着前方虛無的空間，緬懷着這位故人。